



## 爱你的人在厨房

夏学军

成家立业之后,越发懂得作为母亲的不容易,所以这几年,但凡出去旅游我都带着母亲。我想让她看看外面的风土人情,想让她尝尝各地的美食。可是上一辈的人,是不喜欢外食的,不是嫌贵就是吃不惯。

母亲更喜欢亲自张罗一桌菜,把我们招呼在一起,看着我们大快朵颐。母亲的厨艺是真的好,她了解我们的喜好,每个人都能吃到最爱吃的菜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建议出去吃,也让母亲轻松一下,母亲坚决反对:“外面不卫生,还贵得要命,不去不去,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结婚了,爱人也是四川人,口味和我们略有不同,特别爱吃辣。母亲真是有心人,郫县的豆瓣、涪陵的榨菜、四川的辣子,统统堆积在我家厨房。母亲融汇南北两地菜系,端出一盘盘搭配营养、色香味俱全的菜肴。那一碗碗经过慢火炖制、沁人心脾的汤肴,已然不是简单的菜肴了。

我常常开玩笑般地说,咱家的厨房就是一个江湖,既有闽南的色香味鲜,也有四川的火辣鲜香,如果想要上海的婉约、北京的端庄,母亲照样会让我们吃得雅致精彩。有这样的母亲和厨房,即使我如鸿雁飞越万水千山,想念的还是家里的那口鲜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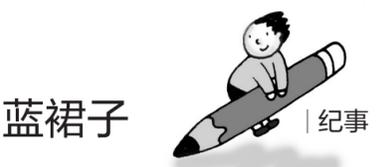
我们的身体是靠五谷杂粮和肉食果蔬供养着的,饥肠辘辘地回到家,有什么比厨房里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更悦耳?还有什么比那碗热气腾腾的煮面更有治愈功能?汪涵回忆起他和杨乐乐一起下厨的情景时不禁感慨:翻炒就是情感的升温,糖醋就是情感中的蜜意,做一碗面条何尝不是柔情。

我有位异性好友,特别喜欢做饭,他说:“我特别享受做饭的过程,采买、洗切、看着它们慢慢变熟,心爱的人吃得开心,是世间最美好的一件事。”虽然他很忙,但是只要有时间,都会把妻子赶出厨房,一个人叮叮当地忙碌。心上有人,胸中有情。爱,流淌于厨房。一碗炸酱面,一罐煨排骨,其深情远胜于举着玫瑰说爱情,她必然会为这朴实而笃定的日子而柔软了心。有幸嫁给一个爱做饭的男人,是不是前世修来的福?

有人说愿意为别人做饭的人,都有一颗温暖、善解人意的心。他们懂得生活的凛冽,愿意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安慰你风干的脾胃;他们知晓你的艰辛和不易,用美食为你画出美好生活的蓝图。食物所蕴含的魅力,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还有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细水长流的爱。

生活最是朴实无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在洗洗切切、煎煎炒炒中度过,偶尔的磕磕绊绊成了点缀。味觉是有记忆的,且悠长,通过敏感的味蕾记忆酸甜苦辣,多少情怀都化在心里,丝丝扣入我们平凡的日子。

外面有风霜,可我有厨房。爱我的人都在厨房,我也愿意为他们,钻进厨房,于烟火缭绕中诉说爱。



蔡冬菊

裙子,是每个女孩的独门武器,更是每个女孩的专属名片。在我的衣柜中,悬挂着琳琅满目的裙子,长短不一,款式各异,色彩斑斓。在这么多的裙子当中,我最中意的是蓝色系列的各款裙子。

在我的蓝裙子中,有蕾丝的,有雪纺的,有棉纱的。尽管它们都很漂亮,价格也不便宜,但我穿上时,始终找不到第一次穿上蓝裙子时的那种狂喜与自豪感。我只能站在镜子前,静静地回想,回想第一次穿上蓝裙子的情景。

从小到大,我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旧衣服,印象中,母亲从未帮我买过新衣服。虽然每年过年时,我都能穿上新衣服,但是,那都是伯母从香港寄回来的。

那时,我们村里有很多人到香港打工,每次返乡时,都会带一大袋的旧衣服回来赠送邻居。我平时穿的衣服应该就是这类衣服吧!可能是平时穿的衣服太过陈旧,我从小便有自卑感,老觉得自己是丑小鸭,一直不敢抬头挺胸地走路,生怕在路上遇到同学。

那应该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事了。有一天我回家时,母亲突然拿出了一件漂亮的蓝色裙子递给我,说:“给,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裙子。”

“给我的?”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生怕自己听错了,这么漂亮的蓝裙子就会凭空消失。

“是呀,今天有人拿了一些裙子出来卖,我就帮你们姐妹各挑了一件。”母亲笑眯眯地说道。

听了母亲的话,我欣喜若狂地抢过裙子,仔细地打量起来。这是一套蓝白条相间的海军领裙子,上衣跟裙子是分开的。清澈的深蓝跟洁净的白色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看上去别提有多漂亮了。

我小心翼翼地摸着蓝裙子,真想马上穿上它,然后到学校转一圈,好在同学面前炫耀一下。可是,母亲跟我说,要等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能穿。我只能依依不舍地把蓝裙子递给她收起来。

从此,我就开始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奶奶的生日。那一天,母亲果然让我换上了蓝裙子。那天,我穿着新裙子,挨家挨户地去分面线、送鸡蛋,如愿以偿地听到了邻居的夸奖,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等分完面线,吃完早餐后,我便乐呵呵地上学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几个跟我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夸我的裙子很漂亮,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呢!

过后,我就经常穿上那件蓝裙子,直到它慢慢褪色、变小,我才放弃继续穿上它去上学的想法。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它,惦记着永不褪色的母爱。每每想到母亲对我们的爱,我心里就会涌起感动的浪花。高尔基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是呀,我最大的骄傲就是我有一个疼爱我的母亲。母亲,感谢你为我买的蓝裙子!感谢你为女儿带来的骄傲!



林美聪

若谈到晋江英林的下伍堡,必会提及享誉在外的排球之乡——嘉排(又名“下伍堡”);可要是说到美食,当地人会脱口而出,对菜市场一间小门面房的菜精美食店竖起大拇指。初到英林任教时,同事就告诉我:“在英林,没有什么是一小碗菜糕解决不了的,如果没有,那就来两碗!”

起初我持怀疑态度,毕竟,“冬吃萝卜夏吃姜”,菜糕也称菜头糕、萝卜糕、咸糕,是一款地地道道的闽南小吃。同为闽南人,同事口中的不就是漳州人别称的“咸糕”,能有多神奇?可同事这么一说,却吊足了我的胃口,我决定和他们一探究竟。

一到下伍堡的菜市场,我们绕过几条热闹小街,就来到了这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菜糕店。店面不大,生意却非常火爆,从备料到下锅再到售卖都只有阿姨一人负责,据说一天能够卖出50多公斤。但凡有意经过,又或无意路过的朋友,到了下伍堡必会去尝尝她家的菜糕。



## 此心安处是吾乡



严峥

来槟城旅游,是这次马来西亚之行的意外收获,吃住游舒心惬意。槟城位于马来半岛的西北部,因槟榔岛上的槟榔树而得名。槟城华人的祖籍以福建和广东的居多,从街景、饮食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完全没有陌生感。所以行走在槟城,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落寞之感。

作为美食天堂的槟城,云集了众多的佳肴。一间间貌似不起眼的小店,往往藏着店家的“独门秘方”,吸引海内外的食客蜂拥而至。心心念念的福建虾面,用虾壳和大骨熬制的底汤加入黄面及豆芽,鲜美异常;人气超旺的鸭肉裸条汤,经过秘制的鸭肉铺在裸条汤上,养眼美味;路边偶遇的炸鱼肚配米粉汤,酥脆的炸鱼肚配上店家自制的汤底和米粉,相得益彰。炒粿条、肉骨茶、咖喱面、卤鸡脚……面对这么多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怎能不大快朵颐呢?绿豆饼、蛋黄酥、芝麻糊、四果汤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你的味蕾,这些在街头巷尾出现的熟悉的家乡美食,让我尝到了新奇的口感。

人生在世,唯有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离开槟城的前一天早上,女儿一起床就急忙拉开窗帘观察天空,因为按计划,我们下午安排去巴都丁宜海滩观日落。可中午时分,天空突降大雨,当时我俩正在去吃中餐的途中,因毫无准备,险些被淋成落汤鸡。这雨来得突然也去得突然,干脆利落。下午的天气一会阴一会晴,女儿担心地问我:“巴都丁宜海滩还去吗?”我无比坚定地说:“去吧,我们去看看马来西亚的海。”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天气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只有保持初心,至于能看到怎样的风景,就只能随缘了。

巴都丁宜海滩是槟城最长的海滩,以兼有山海之胜而著称。我们来到巴都丁宜海滩时,沙滩上已经有三三两两来此度假的人。有的是全家总动员,有的是脚踩我我的情侣,有的是一个人独行……我俩在沙滩散步后稍作休息,很快就迎来了夕阳西下。随着天色每分每秒不停变幻,异彩纷呈的晚霞,将所有的景物镀上一层金光。海面、云朵、帆伞滑翔,人群,没有一种景象是静止的,除了左边远处的小山。落霞与帆伞齐飞,海水长天共一色。这么开阔这么绚烂的海景让我忍不住惊呼起来,旅途的疲惫瞬间消散了,像是即将没电的手机又充上了满格的电,整个人满血复活。这落日海滩怎么拍怎么美,我痴痴地快门,想把这一抹璀璨定格。好巧不巧,当天打开微信朋友圈与朋友分享时,迎面扑来的正是家乡的海上日落,一样辽阔的海,一样绚丽多姿的晚霞……于是,我的发图便有了应景的文案——“天涯共此时”。

安之若素,随遇而安。虽然短暂的旅行如同是“背井离乡”,但这次出国旅游十余日,每天都是鲜活多彩的。此刻,美景在前,女儿在旁,内心异常平静充盈,这应该就是苏东坡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吧!

随着现代交通越来越方便,天涯不再遥远,海角近在咫尺。他乡与吾乡拥有着同一轮太阳,它遵循亘古不变的路线升起又落下……

## 自带晋江腔的下伍堡菜糕

菜糕都是现做的,因为提前做了放在盘子里会凉,影响口感。见有生意来了,阿姨便开始制作。从备好的半成品那里切下一大块,将其切成小方块下锅油炸。一块块菜糕就轻轻滑入翻滚的油锅,沸腾起来的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菜糕托起,一块块冒出油面,不一会儿香味就呼之欲出。

据阿姨介绍,制作菜糕的原料极其简单,有陈米、白萝卜和盐巴这三样就够了。为什么要用陈米?她解释道:“因为陈米的胶质已经褪掉,不会粘。”不过菜糕的制作方法就尤为关键:要先蒸制成糕,再经油炸而成,这样,油熟过后的菜糕才能外酥内嫩,表皮呈金黄微焦;一口咬下,内馅洁白,质地柔软鲜美、软滑甘香;咀嚼咽下之后,清甜的萝卜还在嘴里回甘。这也是为什么闽南各地制作菜糕的材料和流程大抵一致,但口味却各有不同:或咸或淡,或软或硬。甚至油炸的功夫不同,菜糕的最终口味也会大相径庭。

在摊位边等待的时光,同事谈起以前村里有庙会时,他就拿着外婆给的五角、一块钱,穿过热闹的庙口,跟小伙伴们欢乐地跑到这家菜糕店旁,焦急地等待着美味可口的菜糕出锅。那时候的热闹劲,纯粹、接地气。等到菜糕出锅,一边捧着这袋小吃,一

边蹲在庙口的戏台下。此时演员台上唱戏,大人台下品戏,孩子们则尽情享受随着菜糕带来的乐趣……

聊天的工夫,小方块的菜糕已从白乎乎到金黄微焦,一股甘香美味就像自带导航系统一般直沁鼻腔。好客的阿姨,端着刚出锅的菜糕就要给我们尝,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赶紧趁热吃,现在的味道是最好的。”抵挡不住老板的热情劝说,我便拿起一块放进嘴里。金黄微焦的外皮和里面白花花且香甜柔软的内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咬下一口口感丰富,带着微微清甜,简直是美味暴击。不过,第一回吃的我送得过早,嘴唇都烫疼了,却也不愿意吐出来。就那么呼哧呼哧,连嚼带咽吃下去,唇齿间满口的酥香柔嫩,让我一下子忘了刚才的疼。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小小菜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一家不起眼的门脸店,加上二十多年经久不衰的传承,不正是一块小小菜糕自带的晋江腔调?谦虚包容,敢闯敢拼,又注重薪火相传。

一块经历历练的晋江古早味菜糕,能给人简单而又实在的满足感。它不仅是一道极具闽南特色的小吃,更是当地人从小到大的温暖记忆。

## 地瓜

雷海红

在乡下,地瓜是一种常见的农作物。在饥饿的年代,它填饱了许多人的胃。在我的老家,地瓜又叫番薯。我的母亲每年都会种一些地瓜,如果吃不完就用来做地瓜粉。

我的老家属于山地气候,常年雨水充沛。山上开垦的荒地最适宜种地瓜。春天,地瓜秧长出来了,母亲把它栽成20厘米长的瓜藤,埋进整好的地垄,施一点农家肥,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待到瓜藤长出新叶并开始蔓枝,母亲给地瓜除一次草,把杂乱的地瓜藤牵到地垄的正中间,就像给女儿梳妆打扮。黄色的黏性土壤看似没什么营养,但黄土地上种出的地瓜却无比甘甜。同样的地瓜藤,在肥沃的农田里种出的地瓜还不及山地上种出的颜色那么好看。因此,我小时候吃最多的就是产自山地的地瓜。

地瓜极易生长。随便扔弃的一小截地瓜藤,也能长出根和叶。春天种下的地瓜到了夏天就能收获。因为降雨,山上的土壤常年保持湿润,所以种地瓜比种任何一种农作物投入的精力都要少。地瓜在地下一天天膨胀,从最初的手指般大小,不出几个月就长成拳头那么大。最大的我们收获了10多公斤,足足装了一只番箕。在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几乎家家都会养猪。把地瓜藤切碎放大锅里煮熟了,成为猪的吃食。制作地瓜粉之后的地瓜渣渣堆在一个地方,每次喂猪就搅拌一些。

山上种的地瓜收获早,在收第一季的时候就可以吃上软糯香甜的地瓜了。水田里种的地瓜基本上是在夏收之后才种下的,最近也得在霜降之前收获,否则一下霜,地瓜很容易冻坏,收获的地瓜就不好吃了,咬开来发现里面有苦丝。新鲜的地瓜一部分储存在地窖里,一直可以吃到第二年的开春;一部分粉碎之后析出地瓜粉,用来做凉皮或者食物的勾芡;较小的地瓜则被蒸熟了做成地瓜干,储存在屏风后面的大瓮里。我每次放学都饥肠辘辘,便到瓮里抓一把地瓜干嚼起来。有时,地瓜干成为我们全家人的早餐,被端上餐桌,大家就着稀饭吃下去。地瓜收获之后,母亲几乎每天都会蒸一锅的地瓜,好看一点的留给人吃,外观差一点的基本被用来喂鸡鸭。不管怎样,地瓜都不会被浪费。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母亲也慢慢老了。母亲种的地瓜没有以前多了,少量的地瓜很快就被吃完了。我很少再吃到母亲种的地瓜,主要是每次回去大都年关将至。闽南人喜食地瓜,海边的沙地也适宜种地瓜。每到地瓜上市时节,看着摊位上那些个头差不多大的地瓜,我的心中就会有一种购买的冲动。最后终于还是买了几回,算是对童年的一种回味吧!



## 号角·晋江 (外一首)

王安

必须再酝酿一股浩荡的风  
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  
从九仙、云中山脉一路招摇  
风生水起直到紫帽山麓  
虎从风 龙从云  
凌霄塔云海里  
隐约呈现龙腾虎啸之势

必须再培育一腔浩瀚的水  
清清细流 涓涓而下  
大江东去 西起戴云  
经古渡船头  
穿越东关、瑞云桥  
东西两溪于双溪口汇聚成流  
浩浩荡荡  
纳九十九溪于埕埔入海  
轻舟借水架长风  
直入汪洋千万里  
再创海上丝路南洋神话新纪元

风过崎山 龙湖荡漾  
养吾浩然之气的雄风啊  
请轻一点吹拂  
百万朵玫瑰在塔下悄然绽放  
摇曳菩提树的高冠  
也带来玉兰花的浓香  
穿街过巷 登堂入室  
呵护月光下游戏的孩童  
也抚慰过老父亲斑白的发梢

又从灵源来到草庵  
来到龙泉书院  
到达动车站陆地港  
探望大学学堂的学子  
浏览崭新的体育场馆  
萦绕宏伟殿堂的同时  
也不忘分一缕清风  
吹去陋室里的尘埃  
那里晚晴老人曾经驻足  
透过小小的石窗  
观看大大的世界

在梧林在五都市在中山街  
在五里桥头  
在诸多大厝门口 小巷深处  
在我老家小小的庭院  
在山川异域  
尚有古井数口  
尚有泉眼无数  
有待我等不懈探寻、挖掘

且低头看一眼水中天  
仰望星河  
捧一手甘甜凛冽的晋江水  
自喉吮淋漓而下  
在五脏六腑  
发出清激的巨响  
仿佛涅槃重生  
昨日种种已成过往  
于是我们在童年的水井边集结  
再次吹响扶摇直上的号角  
出发 找寻生命的汪洋

## 请留下一片土壤

请留下一片土壤  
在拥挤的城市中央  
厚厚的土壤下有坚实的岩层  
默默的清泉在大地深处流淌  
如同母亲年轻时时候的血管

请留下一个小小的村庄  
当岁年近  
黄土的道路袅袅的炊烟  
涂上新泥的田埂会有蛙鸣的印痕  
石板天井一角  
会升起一弯新月  
在你留给我的小小天空

再留给我几垄荒地  
留给我可以种植几棵树木的地方  
留给我粗犷的风  
留给我一场放肆的急雨  
再留给我一段泥泞的山路  
让我攀登  
我已经很久很久  
未曾走过险道  
未曾一人独自狂欢  
请排下盛宴  
在高高岩石上  
我要邀请遥远的先祖一道对饮  
祭祀苍天后土  
用那古老神圣的语言

千年的沉淀谁也无法剥离  
我与生俱来的厚重和骄傲  
我的目光既可以穿越唐宋  
也看到未来末法时代的纷争

大地河山皆梦幻  
镜花水月又一场  
可我却为何偏偏每一次都空过  
未曾留下些什么  
如同涂上新泥的田埂上  
那蛙鸣的印痕

